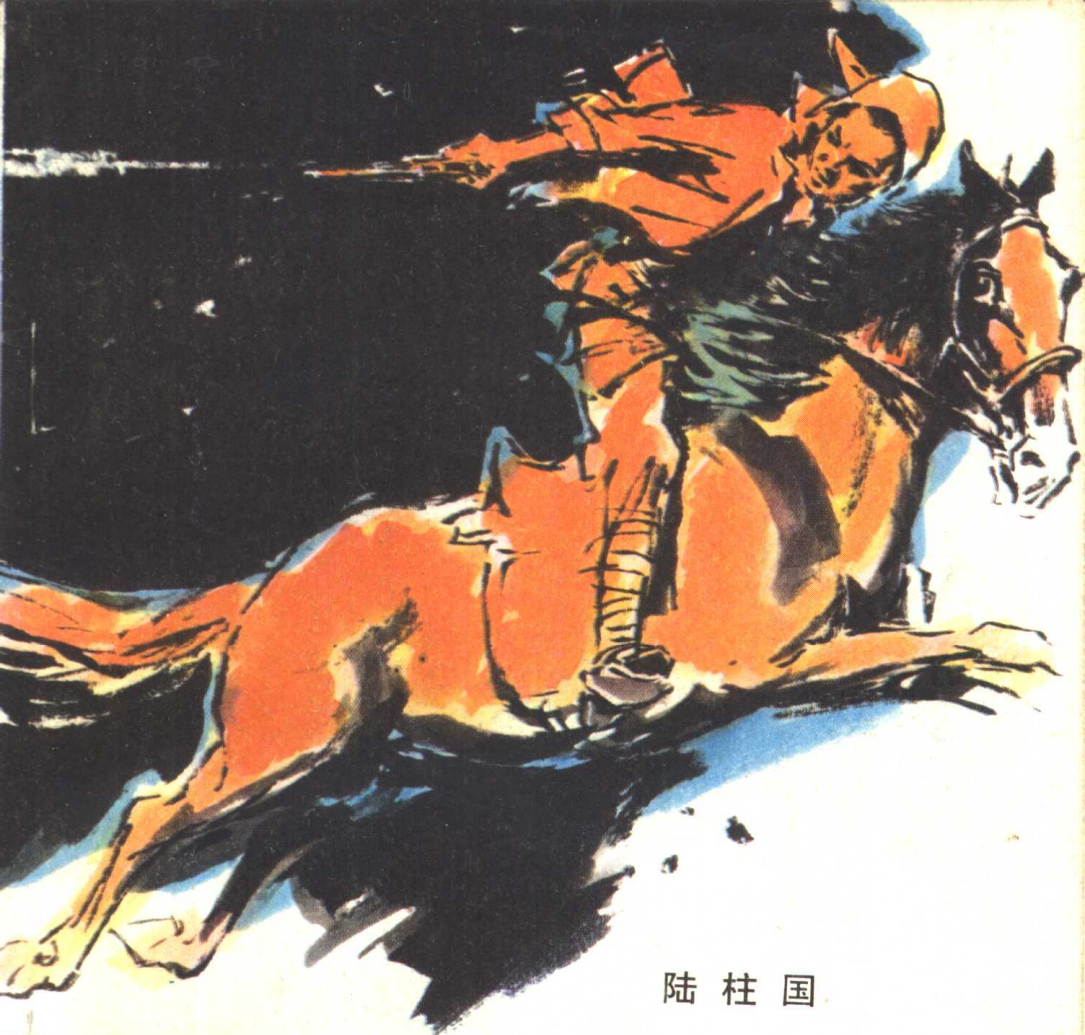




陆柱国

刺狗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刺狗

中国美术学院美术考级教材



狗 剩

陆 柱 国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封面、插图：董辰生

狗 剩

陆 柱 国

*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*

787×1092 1/32 3印张 40千字

1979年8月北京第1版 1979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

书号 R10056·422 定价 0.20元

六！





目 次

狗 剩.....	1
不灭的篝火.....	68

狗 剩

邻 居 们

这是三十好几年以前的事了。那时候，我还是一个十二、三岁的小娃娃。你刚才提的那些问题，象什么时代背景呀，战略思想呀，政治意义呀，斗争策略呀，我都说不上。就是我亲眼看见、亲耳听见、亲手做过的事，我也记不全，记不准，说起来，恐怕免不了丢三拉四，颠三倒四。我们这儿的老乡把讲故事叫“说瞎话儿”，你权当“瞎话儿”听就是了。

这得先从左右邻居说起：我家东隔壁有个大姑娘，大人们喊她玉兰子，我喊她玉兰姐；西隔壁有个楞小子，大人们喊他铁柱子，我喊他铁柱哥。我那时候叫什么名儿？嘿嘿！说出来，同志你可别见笑，我叫尿牛！去年我就抱孙孙了，可是有人还照样喊我这个小名儿。

谁叫我都答应，咱可没有那么多讲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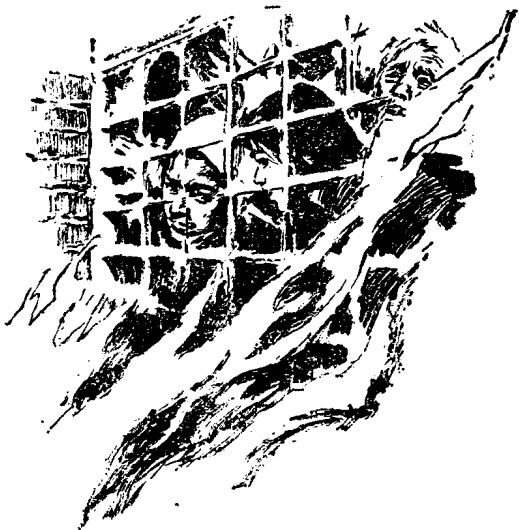
我们三家人，亲热得就象一家子。人老几辈，从来没有吵过嘴、红过脸。日本鬼子扫荡的时候，我们逃难也逃到一块儿，真是雷打不散。三家合在一起有三十来口子，老老小小，挑挑担担，扯旗放炮的也有好长一大溜。民国二十八年冬天那回大扫荡，我们三家人躲在后山狼尾巴沟里，正碰上鬼子大搜山，日头偏西的时候，全让鬼子给搜出来了。这是我头一回看见日本人。说也怪，他们不打也不骂，有一个挂着东洋刀，胖得象山药蛋的家伙，还摸摸我的顶门盖，笑嘻嘻地说：“小孩，你的晚上回家过年，穿花花衣，坐火轮船，明白？”

不明白，鬼子的话里有什么话？

天黑的时候，我们被赶进这条山沟一家财主的大瓦房里。这里，已经关了六、七十口子人了，我们三家一进去，真是挤得水泄不通，连坐的地方都找不着。整整饿了一天，加上又冷又怕，差不多人人都打哆嗦。就这样，我站在那里，还是抱着我爷爷的一只胳膊睡着了。到了半夜里，听见我爷爷喊了声：“不好了！”我一睁眼，看见窗户纸上红光一闪一闪。站在窗户跟前的铁柱哥撕开了窗户纸，啊！大火围着房子已经烧起来了。我才明白，这就是白天那个鬼子说的“花花衣”“火轮船”！一会工夫，孩子哭，大人叫，屋子里乱麻七糟。

我爷爷拉住铁柱哥的手说：“铁柱子，得想法往外跑呀！出去一个算一个，要不，咱们连报仇的人都没有了！”

就在这时候，不知道什么人打开房门，跑了出去。



可是，门外面的一张八仙桌子上，架着一挺歪把机枪，头戴钢盔的一个鬼子冲着门口扫射起来，连没有跑出去的人，也打倒了一大片。屋当中马上变成了一条血胡同。

火，越烧越大了，火苗把窗户纸都燎着了。这时候，我看见玉兰姐对着铁柱哥的耳朵说什么。

铁柱哥点了点头，顺手抓起了一根碗口粗的棍子，（看样子象是顶门杠。）朝门口挤过去。我爷爷急了；他大声喊：“铁柱子，可别往外跑呀！”

玉兰姐一把抓住了爷爷，摇摇头，不让他往下说。

爷爷还没有弄清怎么一回事，铁柱哥已经挤到门口了。我回头再看玉兰姐，只见她嘴里咬着自己那根粗辫子，用力推开正在着火的窗户，一纵身向外跳去。高声喊了起来：“乡亲们，从这儿跑，从这儿跑！”

封锁门口的鬼子机枪，急忙转向玉兰姐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铁柱哥一个箭步，窜出房门，抡起顶门杠，向着戴钢盔的机枪射手劈头砸了下去，鬼子的机枪，马上变成哑巴了。关在屋里的难民们，炸了锅一样往外跑，我和爷爷硬是被人群裹了出去，连脚都不沾地。

门外边，鬼子兵从四下里围了上来，又是开枪打，又是刺刀挑，想把大伙重新赶回屋里去，可是已经不那么容易了。不要说手脚利索的，就是断了胳膊折了腿的人，滚呀爬呀也想跑出去。说实在话，那时候连亲爹亲妈都顾不过来了，谁跑出去算谁的命大。

出门不远，就是一条两丈来深的大荒沟。爷爷拉住我的手就往下跳。说也怪，我们爷孙俩谁也没有摔着。

从此，我们三家人都跑散了，连自己家里的人谁死谁活也打听不到。

又过了四、五天，大扫荡算过去了，鬼子收兵回他们老窝了。我跟着爷爷回到家——就是这间房子。那时候，这地方就剩下四堵墙；门框还在，可象木炭一样

黑。屋子里头，除了碎砖烂瓦，甚也没有。

东隔壁的破房壳壳里，还在冒烟。锅台上坐着一个人，两眼直楞楞地盯着地下。仔细一认，才认出来是玉兰姐。她的辫子已经没有了，剩下的短头发也焦黄焦黄，衣裳稀烂稀烂，大冬天，两只脚还光着。

我低声告诉爷爷：“玉兰姐！”

爷爷看了看，催我说：“快过去磕头呀！”

我跨过半截山墙，跪了下去。

玉兰姐的眼睛还是直楞楞地看了看我，又看了看我爷爷。她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，又没有认出我们是什么人。

爷爷的声音有点发颤，他说：“玉兰子，不是你，俺杨家就要灭门绝户了！”

“老杨爷爷！”玉兰姐跳下锅台，一把抱住我爷爷，放声大哭起来。这是扫荡过后她碰见的第一个亲人啊！

“别哭了，闺女。”爷爷轻轻地摸着她那烧焦了的头发，劝着她，可他自己也忍不住哭了。

没过多久，西隔壁的铁柱哥也回来了，我是从他那五大三粗的身材上认出来的。他眼里噙着泪花儿，看着玉兰姐说：“我真浑呀玉兰子，我对不起乡亲们！”

爷爷问他：“你怎么了？”

铁柱哥说：“鬼子的机枪我都夺到手了，可我干着急，不会使唤。要不，乡亲们还能多跑出来几十口子！”他又是跺脚，又是叹气。

爷爷说：“这也不能怨到你身上呀！”

铁柱哥象和我爷爷吵架那样，瞪起了大眼珠子：“怎么不怨我？八路军在这儿的时候，我家就住了个机枪班，歪把子机枪有三挺，我为啥不学一学？为啥？！”

天快黑的时候，玉兰姐她妈（我喊她婶婶）拄着一根枣木棍，一瘸一瘸地也回来了。玉兰姐赶紧跑过去搀她。她到了自家门口，没有进去，一只手扶着棍儿，一只手扶着闺女的肩膀，站了好半天，瞅瞅这儿，看看那儿。这时候，从四面八方，传来了一阵阵女人、孩子的哭声，真象乱箭钻心那样让人难受。可我婶婶没有哭，那是眼泪早哭干了！她又挨个儿看了看玉兰姐、铁柱哥和我，然后向着爷爷小声问：“大叔，咱们怎么苦也得熬下去，是不？”

爷爷点了点头。

我们三大家子，总共剩下了这么五口人。五口人就象一家子一样过下去。抗日民主政府帮我们搭起了三间小草房。婶婶给我们大家做饭；洗洗涮涮、缝缝补补也是她的活儿。我爷爷会打山（就是打猎），能打飞

的，也能打跑的。我呢，出去的时候，给他背火药、铁砂；回来的时候，给他背山鸡、野兔。打来的野味，我们谁也舍不得吃，全都拿去换了粮食、咸盐。

玉兰姐很快就当上了我们城关镇的妇救会主任，铁柱哥也当上了民兵队长。狼尾巴沟那场大火，把他们俩烧出名了。那时候，咱们党不公开，他俩都入了党，玉兰姐还是支部书记，这我压根不知道。

没有多久，玉兰姐和铁柱哥都成了家：玉兰姐的女婿姓张，是咱八路军一个教导员；铁柱哥的媳妇是后山人，叫桂华，我喊她桂华嫂。两家的喜事一天办。正巧我爷爷打了一只大山猪，足有三百斤重，请客吃饭，满桌子都是肉。那一天，分区和县里都来了人，连军区陈司令员也派人送来了两支手枪，玉兰姐一支，铁柱哥一支，多厚的两份贺礼哟！

过了一年多，我们又添人进口了：玉兰姐生了个儿子，叫小兵；桂华嫂也生了个儿子，叫铁蛋。两个小子前后差不了三天，他们一落地，这儿可就热闹了，小哥俩一个比一个嗓门大，东一个西一个哭起来就象唱对台戏，连我也嫌聒的慌。可我爷爷怎么说？他说：“听不见娃娃哭，那算过的什么日子！”真是，不当爹妈，就品不出这话的滋味来。

别看抗战那么艰苦，我们的日子慢慢兴旺起来了。

转 山 头

民国三十一年冬天，小兵和铁蛋还不满三个月，鬼子又来扫荡了。我们把反扫荡习惯地叫转山头。那年月，转山头成了我们的家常便饭，不要说大人，就连小兵、铁蛋还在娘胎里的时候，也受过两回这样的“考验”。过去我们转山头，少则五天，多则十天，可这一回，我们转了好几个月。为什么？鬼子扫荡过后，赖着不走了，他们想着法儿要在咱这儿扎据点。鬼子的司令官叫佐佐木，那个象土豆一样的胖家伙，火烧狼尾巴沟就是他干的，真是冤家路窄啊！今天，我就说说这一段。

开头我说过，鬼子在狼尾巴沟一把火烧绝了我们好几户。从那以后，每逢转山头，一家人就要分成好几处，免得鬼子一窝端。我们三家人是这样搭配的：婶婶抱着小兵，桂华嫂抱着铁蛋，由我爷爷带着走一路；玉兰姐、铁柱哥和我走一路。这时候，玉兰姐已经升了镇长，我是镇公所的通信员。我们这三个人还是工作关系。

转山头，我们编过一个顺口溜。开头四句这样说：“四更天来吃早饭，日头不出就爬山，铺盖藏在疙针里，炒面布袋手里掂。”疙针就是酸枣刺。炒面呢？其实哪

里是炒面！我们把玉茭子炒一炒（可不是爆玉米花），再把它压碎了，那就叫炒面。

我们镇公所住在一个山疙瘩下面。从那时候起，这个山疙瘩就叫镇疙瘩，一直到现在，还是这个叫法。说是在那里住，其实那儿半间房子都没有。顺口溜编的好：“挖个窑窑三尺宽，门口挂个草帘帘！”这就是我们的机关，我们的家。吃、睡、办公，都在那里。夜里，不要说电灯、汽灯，连油灯也没有，哪里买油去？！不论你是官是民，是穷是富，大家一样点油柴——就是把松树枝劈成小条条儿。点上这东西，真是“熏得脸上起黑片，熏得身上冒油烟”。过两天我领你到镇疙瘩去参观参观，当年我们住的窑窑还没有全坍，看看里面的煤烟有多厚，你就会知道我们挨烟熏的时候是啥滋味了。

我们转山头转了半个来月，一次也没有碰上鬼子。一天中午，玉兰姐、铁柱哥和几个民兵找了个背风向阳的地方坐下来，打算吃“中饭”，谁知道刚刚解开炒面布袋，就听见“叭勾，叭勾”响了两声。这是鬼子的三八大盖。乍一听起来，让人身上起鸡皮疙瘩。

玉兰姐怔了一下：“榆树沟！榆树沟出事了。”

我急得差一点哭出来。我说：“玉兰姐！我婶婶、爷爷和桂华嫂可都在那儿啊！”

铁柱哥脸色铁青铁青，抓起炒面布袋站了起来，向

几个民兵一甩脑袋，从牙缝里迸出了一个字：“走！”

等我们紧赶慢赶，到了榆树沟的时候，那里已经连个人影也看不见了。小娃娃的鞋子，大姑娘的头绳，黑的、花的蒙头手巾，扔的到处都是。还有不少炒面，从一条条破布袋里漏了出来，让风一吹，满山沟白茫茫的象是下了大雾一样，真造孽啊！

玉兰姐在地下捡了一顶小虎头帽。我 想起来了，这天早上，小兵在她怀里吃奶的时候，戴的就是这顶帽子。要是小兵落到了鬼子手里，那我爷爷、婶婶、桂华嫂和铁蛋也全完了，他们是雷打不散的一个小组啊！

铁柱哥把自己的炒面布袋往玉兰姐跟前一丢，转过脸来向民兵们招了招手，拔腿就走。

玉兰姐捏着那顶虎头帽，吃惊地问：“上哪儿去？”

铁柱哥边走边说：“救人！”

玉兰姐大声吆喝：“不行，这是送死！”

铁柱哥猛然停住，转过身来，扬了扬手枪：“我们和鬼子拚了！”

玉兰姐走到铁柱哥跟前，摇了摇头，劝他：“铁柱，党把民兵队交给咱，咱可不能随随便便把它拚掉。”

铁柱哥火冒三丈，把脚狠狠一跺：“民兵队长我不干了，一个人也敢和鬼子拚！”

玉兰姐说：“那也不行。”

铁柱哥鼻子里哼了一声：“命是我的！”

玉兰姐的脸也板起来了：“不对，咱们的命都是党的！”

可是，铁柱哥已经铁了心了。他冷笑一声：“打不死我，再来领罚！”说罢，扭头又走了。

玉兰姐一连喊他好几声，他连头都不回一回。

玉兰姐对我说：“尿牛，快点跑，把他追回来！”

我紧追慢追，追过一条山腿子，才把他追上。他转过身来，眼珠子一瞪：“你做甚？！”

我扭头看看后边没有人，便大着胆子对他说：“铁柱哥，我跟你一块去！”

这可是我心里话。当时，我拥护他的做法；对玉兰姐，我意见可大了。没想到，铁柱哥不但不欢迎，还把手枪掂了掂，冲我发起火来：“你敢再跟我走一步，我先敲了你！”他可是个敢说敢做的主儿，我赶紧把脖子一缩，扭头跑了回去。向玉兰姐汇报的时候，我只说他死活不回来，别的，我一个字也没敢提。

铁柱哥上哪儿去了？后来，他自己告诉了我们：

他抄近路绕到了鬼子回据点必定要经过的一个山疙瘩上，躲在草棵子里等着。没大一会，鬼子兵大摇大摆地扛着太阳旗过来了。他们裹来的男女百姓，黑压